## 教官与军人

高一（5）班 陈奕冰

## 我偷偷回过头，还能看到马路边的军人。

没盖紧的水壶盖子，让我书包里的书都安安静静地过了遍水，可我只能站着军姿在旁边干着急。军训最倒霉的事，莫过于遇到一个最严厉的教官，而这十二分之一的几率偏偏被我们碰上了。就这样，育新的五天生活在总教官漫长的开营仪式中开始了。

整场军训无疑是围绕最后的闭营仪式展开训练，最大的评比项目也就是闭营时的分列式。

腿踢不高，上身乱晃，脚尖勾着，排面不齐，砸脚声音不在一起… …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们似乎永远不能顾及所有方面。教官只好压着火气让我们无休止地重新来过，很多人都没有力气和耐心了，正步越踢越快，口号一遍比一遍小声。何况刚刚我才因为没有对齐，被教官恶狠狠地盯了一下，毛骨悚然，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暗暗控诉：“懂不懂什么叫物极必反？！”

啪啪啪，教官又一次让我们坐下来看他演示。他的腿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个摆钟，笔直地抬起来，再垂直落下去。每一次抬腿，咬紧牙关，狠狠地砸响地板，始终挺直的腰板顺势向前移动一步。我看到教官脚掌打下水泥地的一瞬间军鞋周围飞起的烟尘，有只刚刚飞来的蜜蜂，转眼飞得无影无踪。秋天柔弱的阳光撒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更突出了他坚定又倔强的眼光。“最好的偷懒方式，就是最快最好的做完你要做的。”教官曾经这样和我们说过。说实话，无论我有多厌恶教官，多不满教官对我们的训练，但那一刻，我着实看到了一个军人和一个军人对自己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一个军人对军人这个职业的尊重与诠释。

那天的最后一遍，我们做到了最好，而我们也第一个休息了。

闭营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许多班都在大棚的主席台前一遍遍地练习着那短短几十秒的分列式。我们站在一旁看着前面一个个连队过去，教官一次次指出每个连队的优点和不足。他缓缓地开口，用一个不大却能刚好够让班上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当别人做了榜样，你要做的就只有超越。”说着，他的眼光又一次闪着微光，我好像在他的瞳孔里看到他曾经在军营里的生活和军人面对事物的态度。不由得，我站得更直了，手贴得更紧了。

那天，我们只在主席台前练了一次，却超越了所有的班。

我看过教官站军姿，就像一株向前微倾的松柏，扎了根，台风来了也不会动；我看过教官看齐，一个充满力度的摆头，有尖锐的锋芒环绕在他周围；我看过教官敬礼，一个抬手放手的动作，却透出了对祖国满满的热爱与保卫祖国的所有吃苦耐劳，奋不顾身。我听过教官训斥，充满着对祖国下一代严厉的保护与教育；我听过教官唱军歌，飘出着对军营生活无限的怀念；我听过教官喊口号，那是他要超越所有人的倔强，固执和坚持。

“到时候别回头，我怕我会哭。”教官送我们上了回去的巴士，我偷偷回过头去，看一个军人伫立在马路边，军帽上的国徽闪闪发光，绿色的军服被风吹得鼓鼓的，他目送我们离开，眼中的微光还在跳动。